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六二・經部・四書類

焦氏四書講錄十四卷〔明〕焦竑撰……………一

大學意一卷 中庸意二卷 大學說一卷 中庸說一卷 語孟說略二卷〔明〕顧憲成撰……………三六三

四書說約三十三卷〔明〕鹿善繼撰……………四九三

2677/02

焦氏四書講錄

〔明〕焦竑撰

據大連市圖書館藏明萬曆二十一年書林鄭望雲刻本影印原書
版框高二一毫米寬二四八毫米



高皇帝講義

伏聞我

高皇帝看書雖宗朱氏集註然義論英發不襲故常每以宋儒為迂而曰經之不明傳註害之乃詔孔克表等註釋若干以盡聖賢之旨又慮諸臣未達註釋之凡親製講語以賜俾取則而為之謹錄三章于此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朕意攻是攻城之攻已者止也孔子蓋謂攻去異端則邪說之害止而正道可行矣宋儒以攻為專治而欲精之為害也甚豈不謬哉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

自古聖君莫如堯舜天下向化莫如唐虞之世而有皋陶為士師明五刑若當時無訟何用設此官且天下之廣居民相參安得無訟孔子蓋謂聽人之訟我無異於人但要得人是非曲直之情不致枉道使其既斷之後更無冤而訟者是為無訟也宋儒以為正其本清其源則無訟豈不謬哉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夷狄禽獸也無仁義禮智之道孔子蓋謂中國雖無君長人亦知有禮義勝於夷狄之有君長者宋儒以為中國之人不如夷狄是反尊夷狄而卑中國矣豈不謬哉

高皇帝之講類此者多洪範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此之謂也初年天有黑氣蔽於奎壁後來其氣始消

高皇帝諭劉三吾等曰朕觀天象文運常興矣嗚呼文運之興非

皇極之敷言也而何以克致哉

聖聖紹統

皇極重先是訓是行者天下二百年餘矣

今上皇帝

聖學懋於講筵委訓敷於

皇極陽明子之從祀諸俊傑之同登天下欣欣曰文運之昌未有甚於此也而會其有緣歸其有極者將萬萬年矣吾輩

原缺

附

大學與諸生講義一章

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

此章蓋是孔子提醒人由道的意思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蓋吾人在天地間誰不有箇門戶誰不於戶而能由之斯道却是吾人此身的本體吾人出入常行的大路也與門戶一般乃舍之而不由不知是有何緣故真箇可怪可嘆也若說道是不必由的然由著道行使四通八達無所不至不由著道行出門便有礙一發亦不可行矣真箇可怪可嘆也且易而易知簡而易能道本是箇不難由的吾人這點良知良能自孩提時便有不慮而知不學而能處況到成人時

又豈有不能由道者乎真箇是可怪可歎也仰惟我

高皇帝之訓有曰崇正學迪正道革浮靡之習振篤實之風

聖言所以訓臣民之由道者蓋洞開重門已無餘蘊矣

列聖紹統一道德而同風俗者二百餘年未之有改方今

聖天子道化更新賢公卿以道輔治天下的人誰不由斯道也

然其間亦豈無日用不知不得其門者乎有一於此局不反

而思之曰吾人與萬物爭差只是幾希所以貴於物者為其

能由道以盡却性分也陸伯子云每思天下父子君臣夫婦

兄弟朋友有多少不盡分處彼草木鳥獸亦必有箇生氣靈

根人不由道便是醉生夢死到不如草木鳥獸矣可以人而

不如草木鳥獸乎思及于此便悚然而懼所以由道者自不

容已矣然其間由道的人又豈無墮在旁門曲徑者乎有一於此局不反而思之曰俗學是沿門持鉢的道真端是空門寂滅的道聖學是吾人第一等當由的道孟子云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此之謂大丈夫蓋必廣居正位大道之由而後可為大丈夫也下此一等便是小丈夫矣可以人而非為小丈夫乎思及於此便憤然而起所以由乎大道者自不容已矣然其間由大道的人又豈無假立門戶以欺斯世者乎有一於此局不反而思之曰門戶實實落落出了纔是由戶道理實上落落行了纔是由道由之以口談者是揣摩影響榜門牆者也由之以身心者是能由是踏出入是門者也陽明子云吾人要從心體入微處用力自然為實輝光而天下之大本達道在是矣若只在門面摺數上捩點雖是名為有道而道却因此益壞人心因此益惑正學因此益荒是由聖門之罪人矣可以君子而甘為罪人乎思及於此便沛然若江河之決而所以真真切切由道者自不容已矣爾諸生來遊太學之門亦誰能出不由戶也其果盡能由道而得門戶之真者乎若只依傍而由此戶如朱子云相與遊戲其間莫知所以用心者其規為動息幾不異乎凡民而又有甚之者焉則尤可怪可歎之甚矣諸生其省之哉勉之哉

附直侍

經筵講義一章

子曰論語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

孔子欲人不可把言貌取人正是堯舜文武相傳來

取人教養以言了却又明試以功文武之

却又本之六德六行並不曾只把言貌取

人未仕而待取者都務要立德立功不只在

仕而効用者都著實有德有功不只在言論

此家其實福而熙熙皞皞之治于今可想見

又武者故以此教人云人之言論不同

者這却不是篤實的論有談經論史

篤實的論有談詞論賦論得華藻者

有談玄論玄論得虛遠者這也不是篤

人都易得辯唯有一種論篤的人却是難辯

子者乎色莊者乎論是言論篤是篤實與是

可因他言論篤實便取他做君子也君子是

厚的色莊是能言不能行做箇莊重篤

修身他說的實是脩身之理論齊家他說

理實了取也然未知是君子而言行合二者乎未知是色

莊而行不顧言者乎若是箇君子以此取他則他日所建立

的定有益於天下若是箇色莊以此取他則他日天下不免

以虛名而受實禍美言貌豈可取人哉臣嘗論之取人之法亦甚難矣視其所以者是要人好為之善惡視其所由者是又要看人意之所從來察其所安者是又要看人之所樂在善不在害只一箇論篤如何就可以取人也且又要觀其眸子以察人之神氣觀其簞食豆羹以盡人之真情觀其履城衝擊時以盡人之識量觀其盤根錯節處以盡人之才調觀其磨煉歲月之滯以定人之操守取人之法其詳有如此者只一時的論篤如何就可以取人哉臣伏讀

高皇帝祖訓有曰凡人之奸良固為難識惟授之以職臨事試之勤比較而謹察之奸良見矣大哉

皇言其所定取人之極者蓋不在區區言貌間也

列聖相承格遵成憲仰惟

皇上聰明天縱如日之升君子小人固有不待言貌而自辨者

即今野無遺賢朝無倖佞天下之治亦熙熙皞皞矣然要治

而危明臣竊有過計焉宋人有云漢唐之小人易知宋朝之

小人難見所謂小人之難見者非色莊之君子乎臣又恐

宋朝之小人易知後來之小人難見所謂色莊之君子得無

有愈懲愈變愈巧愈巧而愈亂真者乎然此亦惟在

陛下一反觀耳程頤云心通乎道者然後能辨人如人在堂上

方能辨堂下人曲直確哉斯論也伏願

陛下聖不自聖慎終如始此心洞然而常明則偽之巧者不敢

以眩此心廓然而常公則偽之巧者不容以詐此心純然而

常篤實則偽之巧者无不忍以欺小人都化為君子而實
濟濟有德而有功又何有乎色莊之論何憂乎觀人之難何
憂乎取人之謬也此之為正心以正朝廷
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夷而堯舜文武與我
高皇帝
列聖之治益隆於今日矣宗社無疆之福其真在此也哉臣等
不勝頓首望之至

焦氏四書講錄大學卷之一

翰林編修 翰林編修 九或 李廷機 校

大學之道一節

此孔子以大人之學示學者大人是自天子至于庶人皆有箇身心意知皆有天下國家之任者也其任太故其學太其學太故其道太明明德親民止至善盛德大業備矣是之謂大學之道而成其為大人者也

明明德上明字是工夫即下明德的明字更不用他字可見只是復此明德之本體別無所加蓋親民親字程朱二子訓作新字時文且依他說若論理還當依舊作親字陽明子之

大學卷之一

乙

光緒

說最妙○新民主我夫新他看不是民自新民亦不專指庶民乃人之通稱君臣父子兄弟師友凡彼此相親者通謂之民○問明明德是自己事可以做得極好若新民則在人旁如何得他到極好處晦庵子曰且教自家先明德盡然後漸民以仁摩民以義如堯舜之勞來匡直輔翼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自然到極好處且至善之止入雖或有未能而我所以望之者却不可不如是也若誘之於不能而一任姑息之政則是驩虞之小補者而已豈所以為大學之道乎○陽明子曰大人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者也彼開形骸而分爾我者小人矣大人之能以天地萬物為一體非意之也其心之仁本若是其與天地萬物而為一也豈惟大人雖小人

之心亦莫不然彼顧自小之耳是故見孺子之入井而必有怵惕惻隱之心是其仁之與孺子而為一體也孺子猶同類者也見鳥獸之哀鳴鰥寡而必有不忍之心是其仁之與鳥獸而為一體也鳥獸猶有知覺者也見草木之摧折而必有憫恤之心是其仁之與草木而為一體也草木猶有生靈者也見瓦石之毀壞而必有顧惜之心是其仁之與瓦石而為一體也是其一體之仁也雖小人之心亦必有之是乃根於天命之性自然靈昭不昧者是故謂之明德小人之心既已分隔障翳矣而其一體之仁猶能不昧若此者是其未動於欲而未蔽於私之時也及其動於欲蔽於私而利害相攻忿怒相激則將我物比類無所不為其甚至有骨肉相殘者而一體之仁亡矣是故苟無私欲之蔽則雖小人之心而其一體之仁猶大人也一有私欲之蔽則雖大人之心而其一體之仁猶小人也夫故為大人之學者亦惟去其私欲之蔽以自明其德復其天地萬物一體之本然而已耳非能於本體之外而有所增益之也然何以曰在親民蓋明明德者立其天地萬物一體之體也親民者達其天地萬物一體之用也故明明德必在於親民而親民乃所以明其明德也親吾之父以及人之父以及天下人之父而後吾之仁實與吾之父人之父天下人之父而為一體矣實與之為一體而後孝之明德始明矣親吾之兄以及人之兄以及天下人之兄而後吾之仁實與吾之兄人之兄天下人之兄而為一體矣實與

之為一體而後弟之明德始明矣君臣也夫婦也朋友也以至於山川鬼神鳥獸草木也莫不實有以親之以達焉一體之仁然後吾之明德始無不明而真能以天地萬物為一體矣夫是之謂明明德於天下是之謂家齊國治而天下平是之謂盡誠然又烏在其為止至善蓋至善者明明德親民之極則也天命之性粹然至善其靈昭不昧者皆其至善之發見是而是焉非而非焉輕重厚薄隨感隨應變動不居而亦莫不自有天然之中是乃民彝物則之極而不容少有擬議增損於其間也少有擬議增損於其間則是私意小智而非至善之謂矣自非慎獨之至惟精惟一者其孰能與此乎後之人惟其不知至善之在吾心而用其私智以揣摸測度於其外以為事物各物各有定理也是以昧其是非之則支離決裂人欲肆而天理亡明德親民之學遂大亂於天下彼固有欲明其明德者矣然惟不止於至善而騁其私心於過高是以失之虛罔空寂而無有乎家國天下之施則老佛之流是矣彼固有欲親其民者矣然惟不止於至善而溺其心於卑瑣是以失之權謀術數而無有仁愛惻怛之誠則桓文之徒是矣是皆不知止於至善之過也故止至善之於明德親民猶規矩之於方圓也尺度之於長短也權衡之於輕重也方圓而不止於規矩衡其則矣長短而不止於尺度乖其劑矣輕重而不止於權衡失其準矣明明德親民而不止於至善亡其本矣故止於至善以親民而明其明德是之謂之止

知止而后一節
晦庵子以此條為止至善之由序文且依他說明德新民固在止至善而至善之止必以知止為先知止於能得已不甚相遠了定靜安慮亦只是從中細分其妙處有此四者非終身經歷之次第也而后字都不必泥○定字看來不是志有定向蓋知止之知真是物格知至下不是淺淺聞見之知乃入火而知火之熱入水而知水之寒超然覺悟真見道體非語言文字間也立志是初學事若知止後方志有定向似倒了晦庵只為看得知止淺了便下箇志有定向却不知此定字是明道了靜亦定動亦定之定就如今人說事體定了樁家入定亦此定也定則自然妄念不起衆動不搖故靜靜則自然身心俱泰意思閒雅故安到安時自然泰乎定而天光發大理密察森如其間夫非虛而何也虛而后能得定了一了百當大學之道盡在於我所謂易簡而天下之理得聖人之能事畢矣尚復有餘蘊哉○愚意更見二卷以此為格物物有本末一節
晦庵子以明德新民為物有本末知止能得為事有終始時文且依他說知所先後是用玉處知所先後也不是金末下工夫只泥泥然知其序便能近得近道者德可明而民可新善可知而止可得矣○陽明子曰本末不當分為兩物蓋木之幹謂之本末之梢謂之末惟其一木也是以謂之本末若曰兩物則既為兩物夫又何可以言本末乎新民之意既

與親民不同則明德之功自與新民為二若知明德以親其
身而親民以明其明德則明德親民焉可析而為兩乎○愚
意更見二卷以此為釋格物致知傳

古之欲明一節

此條不可截斷歷歷說將去只重幾箇數字乃古人之心欲
如此必先如此還未曾用工若作用工夫豈有先天下國家
而後及身心意知之理○明德字是八條目之主格物致知
者知明此明德誠意者實明此明德正心脩身者明此明德
於心身齊家治國者明此明德於家國而獨於天下云明明
德者以一而訓餘之意也○問天下與國是天子諸侯之事
卿大夫以下無與者大學藥以治平為教豈不為思出其位

焦氏四書講錄

大學卷之一

四十五

犯非其分而何以謂為己之學乎晦庵子曰君子之心視天
下無一物非吾心之所當愛無一事非吾職之所當為雖在
匹夫之賤而所以堯舜其君民者亦未嘗不在其分內也又
況天子之元子衆子卿大夫之適子與凡民之俊秀皆將有
天下國家之責者也則所以素教而豫養之者安得不以天
下為己事之當然而豫求有以正其本乎大抵學者於天下
之事以為己之當然而為之則雖違豆有司甲兵錢穀亦是
為己以其可以求知於世而為之則雖割股廬墓蒸嘗不齊
亦是為人耳○家門之內恩常掩義參差不齊須要齊不齊
以致其齊也故云齊身云脩者如器已成而脩之心云正者
如器稍偏而正之不大貽費力○唯誠意是緊關頭要狠着

下手實在為善而去惡過下此關更有何惡也其或心不正
身不脩只是不免有些偏處却不是為惡矣故知者以此為
黑白關此關未過雖有小善亦是黑中之白此關過了雖有
小失亦是白中之黑又以此為人鬼關善便有生之道生者
是善惡便有死之道死者是鬼過了此關也是人不是鬼矣
嗟嗟黑白猶可也死生人鬼都繫此關頭可不謹乎○誠意
至平天下下一件自為一件故著先後字先字後面逐一有箇
工夫不是先一件完了後一件便自了得唯致知格物通為
一件故獨著在字致知者更無他術只在格物而已耳○陽
明子曰身者心之形體運用者也心者身之靈明主宰者也
故欲脩其身者必先正其心然心之本體則性也性無不善
則心之本體原無不正也何從而用其正之之功乎蓋心體
本無不正自意念之發而後有不正也故欲正其心者必先
其意念之所發而正之發一念而善也好之真如好好色發
一念而惡也惡之真如惡惡臭則意無不誠而心可正矣然
意之所發有善有惡不有以明其善惡之分亦將真妄錯雜
雖欲誠之不可得而誠也故欲誠其意者必先致其知致者
至也易曰知至至之知至者知也至之者致也致知云者豈
世儒之所謂克廣其知識者乎致吾心之良知而已矣良知
者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者也是非之心不待慮而知不待學
而能是乃天命之性吾心之本體自然靈昭明覺者也凡意
念之發善惡惡吾心之良知未有不先知者而皆無所與

焦氏四書講錄

大學卷之一

四十六

於他人也故雖小人之為不善既已無所不至然其見君子則必厭然擇其不善而著其善者是亦可見其良知之有不容於自昧也今欲別善惡以誠其意惟在致其良知而已矣何者意念之發吾心之良知既知其為善使不能誠好之而復欲背之則是以善為惡而自昧其知善之良知也吾心之良知既知其為惡使不能誠惡之而復欲蹈之則是以惡為善而自昧其知惡之良知也若是則雖云知之猶不知也意可得而誠乎今以良知所知之善惡者無不誠好而誠惡之則不自欺其良知而意可誠矣然欲致其良知亦並影響恍惚而懸空無實之謂乎蓋必實有其事矣故致知必在於格物物者事也意之所發必有其事意所在之事謂之物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歸於正也正其不正者去惡之謂也歸於正者為善之謂也良知所知之善雖誠欲好之苟不即其意所在之物而實為之則是物有未格而好之之意猶未誠也良知所知之惡雖誠欲惡之苟不即其意所在之物而實去之則是物有未格而惡之之意猶未誠也今於良知所知之善者即其意所在之物而實為之無有乎不盡良知所知之惡者即其意所在之物而實去之無有乎不盡然後物無不格而吾良知之所知者無有虧闕障礙而得以極其至矣吾心始快然自慊而意念之所發者無有自欺而可以謂之誠矣故曰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是其工夫條理雖有先後之次序而其體之惟一

實無先後次序之可分其條理工夫雖無先後之次第而其用之惟精則有纖毫不可得而闕焉若此格致誠正之說所以闡堯舜之正傳而為孔氏之心印也歟○格字有以至字訓者如格於文祖有箇來格是以至訓者也然格於文祖必純孝誠敬幽明之間無一不得其理而後謂之格有箇之頑實以文德誕敷而後格則亦兼有正字之義而未可以至字盡之也如格其非心格君心之非之類則皆是正其不正以歸於正之義而不可以至字訓矣且大學之格物又安知其不以正字為訓而必以至字為義乎如以至字為義者必曰窮至事物之理而後其說始通是其用工之要全在一窮字用力之地全在一理字也若上去一窮字下去一理字而直曰致知在至物其可通乎夫窮理盡性聖人之成訓也苟格物之說而果即窮理之義則聖人何不直曰致知在窮理而必為轉折不完之語以故後世之弊耶蓋大學之格物與窮理之窮理大旨雖同而微有分辨不可強此而附彼者也今即以格物為窮理而謂窮理屬知格物未嘗有行則非惟不得格物之旨併窮理之義而失之矣此世儒之學所以分知行為先後兩截而支離破裂聖學盡以殘晦也表哉

物格而後一節

此條是解上文之意古人之功不難施而必有所先者蓋以物格而后知至故致知在格物知至而后意誠故欲誠意者先致知以至國治而后天下平故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

國舊說作效不通。○物一拮了知統至知至以下六句每下一字內却要用可字誠正脩齊治平遠一有工夫在也。問條目中諸無可疑只有拮物一條陽明子之說固不可尚者即如晦庵子說作博求於物乃能見道亦似通得一般曰見道如見天或隔一紗或隔一紙或隔一壁或隔一垣明暗不同其致一也。要見須是開了垣壁撤了紗帟便自見何須博求博求正為未開未徹耳。既見或局於戶或限區域猶有方也立乎泰山之巔而遊日月之下則博求在目復何容言舍此而博求以拮物是記醜而博者矣。○晦庵拮物諸說都是中年未定之見至其晚年痛自悔父以為自誣誣人罪不可贖且曰書策埋頭無了日不如拋却去尋春則其可造者亦與陽明同矣。天高海濶展也大成豈徒蠶絲牛毛之覓而已乎。○陽明良知之說亦要善理會自良知未講以前學者尚有得力處自此講盛行於今數十年矣得力者又多不逮於前何也。人人只說良知不說工夫總括工夫便指為外道此等若是陽明後生恐亦不免攢眉白沙子云見得體統該括後更有分殊處各當理會盡無窮工夫儘無窮良知之說正是體統該括處其合當理會者未可便置之不理也。蓋陽明不是以良知為止只要以良知為主意致良知為工夫如孟子說平旦之近於人者良知也而繼之以長養便是致良知的工夫四端之有於我者良知也而繼之以擴充便是致良知的工夫陽明之意正如此故其說有曰良知是

未發之中寂然太公之本體便自能感而遂通便自能物來順應却又曰當知未發之中常人亦未能皆有也是必致之而後可謂之學則亦未嘗廢學而說良知矣。今人不理會致良知的工夫脫空談箇良知初下手時便說了手的話正是但知即百姓之日用以益聖人之精微而不知反小人之中廉以嚴君子之戒懼也。其為良知之禍陽明之累者亦無窮矣。豈止得力處不逮前人而已哉。

自天子以一節

明德之條自有五而脩身所以成其終新民之條自有三而脩身所以成其始身之於人大矣故自天子至于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一切皆以脩身為本。○脩身以上德之盛也。脩身以下業之大也。本末兼舉體用悉備矣。此之謂大人之學。○凡事莫不有本末之千枝萬葉起於根水之千流萬派起於源無根者雖榮不久無源者可立而涸。脩身為本則根之深者花自茂源之深者流自長矣。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身非家國天下之本而何也。學者董而習之誰不知脩身之為本而所以行之者則皆舍本而徇末倒行而逆施何怪其治之不古也歟。

其本亂而末一節

大人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家國天下却又分箇厚薄者陽明子曰論理自是有箇厚薄之分譬如身是一體把手足去擇頭目豈是偏要薄手足乃理合當如此又如草木與鳥獸同

是愛的把草木去養鳥獸心又忍得人與鳥獸同是愛肉率鳥獸以養親或供祭祀燕賓客心又忍得至親與路人同是愛的如簞食豆羹得則生不得則死不能兩全寧救至親不救路人又忍得都是理合該如此自有差等強同不得而同者施之各當其可耳便是大人一體之學○問人亦有本乳而未治厚者薄而薄者厚何也曰本乳而未治者是政刑之威民先而無耻原不可以語治厚者薄而薄者厚是勢利之交勢窮利散而交絕矣厚者如是乎○既提出身為本又提出家為所厚此訣最妙我

高皇帝有曰治天下者脩身為本正家為先具妙契此訣者矣大哉聖道之統承神哉

聖明之治化而所以垂億萬年無疆之休者其肯由此哉

此經一章四書盡在此五經盡在此諸子百家亦盡在此蓋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自天子至於庶人只有此章而已矣聖賢之盛德大業亦只是了却此事而已矣經書子史之說雖有不同亦莫非此日盡在此經一經

樂誥曰章

此傳三引書康誥只平平說太甲較說得帝典又說得淵乃傳文引書之體不是堯湯文王之德有淺深○克明德克字連明字看克只是能不是用力字○人所以不能明其德者只為氣偏而太剛則有所不能氣偏而太柔則有所不能聲色之欲蔽之則有所不能貨利之欲蔽之則有所不能不

特此也凡有一毫之偏蔽得以害之則有所不能文王無一此偏蔽故能明其德耳

天之明命即明德的本原自我之得此天者言曰明德自天之與我者言曰明命○顧諟諟字經不是用力字顧者返觀內照之意明命是何物可以返觀內照得只內省此虛明便是若謂以心去顧明命則心是一物明命又是一物誤矣明德之體都是大的但人不能明而自陷於小堯却無昏暗狹小之累故能明其大德然亦只就自己身上說若說到光四表格上下處又是新境界矣

皆自明句是摠評三書所言帝王之學皆是自明已德也不

是訓解三書之詞皆言自明已德之意自明字須要發揮詳

出時義於此皆字着力而于自明處反畧非肯○明明德三句是大學一書之經領明明德一句又是經文首三句之綱領敬之一字又是明明德之緝領蓋敬者一心之王宰而萬事之本根也程子云是整齊嚴肅謝顯道云是常惺惺法尹彦明云是收斂心身不容一物必如此而後德可明以至家齊國治天下平者要皆此敬之所為也故曰脩己以安百姓萬

湯之盤銘章

此傳引盤銘詩書亦畧有淺深傳文之體是要一步緊一步盤銘說新民之本康誥說新民之事詩說新民之驗苟字最重即誠字是為學入頭處誠能日新了工夫方能接

續做去○心體原無一毫私欲錯雜至潔至淨常人不能無
污累便須洗濯不必本體上增益只洗濯那潔淨的本體出
來要見本來面目便是○日日新二句一串說不可分斷日
日新者不止一日之新又日新者日新之功自此更無一日
之息也○書仲虺曰德日新萬邦惟懷尹氏曰惟新厥德終
始惟一時乃日新皆此銘之謂也伊尹萊朱之於湯真是見
作新民晦菴子以新字連民字看時文且依他說作之者井
田學校是作之之具勞來輔翼是作之之功推我之明德以
明其明德則是作之之本也即此語曰德裕乃身又曰盡乃
心無好逸豫乃其又民作之之本亦見於武王之命康叔矣
舊邦新命要見文王自新新民之極處民之視聽在君天之
視聽在民天命新可以見新民之極民德新可以見自新之
極即此詩曰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敬於己者而緝熙也非
自新之極乎又曰亶亶文王令聞不已聞於人者而不已也
非新民之極乎須如此推補
君子無所不用其極猶上章言皆自明也一般君子指上三
聖人言無所不三字對上章皆字看用其極三字對上章自
明字看只盡其所以親民者便是極字即書言建相會極之
極是箇標準之義於新民最為親切故用之耳註以止至善
解之恐犯下章
愚意更見二卷明明德必在於親民而親民乃所以明其明
德也陽明子之意如此

詩云邦畿千里 二節
首條引詩是汎說其理重一止字邦畿為民之所止至善亦
為明德新民之所止也
此條引詩重孔子說詩上於止知其所以止是為於可止之地
而知所以止人當知止處只含箇明德新民意若太露出恐說
詩之時未曾將此作骨子也○昔有非孟子者說他不應常
把人來比禽獸不知此是聖人不得已喚人不醒沒奈何為
此激切語耳即如孔子說言以人而不如鳥乎是又恨人反
鳥之不如也這等激切語豈是得已
詩曰穆穆 節
此條引詩是以聖人為學者立極文王緝熙敬止蓋聖人之
心表裏洞然無一毫私欲之蔽故繼續光明無不敬而其步
所止者莫非至善不待知所止而後得所止也○敬止敬字
是舉敬德之全包下仁敬孝慈信在內下五句都要點敬止
意總見是敬止之目○仁敬孝慈信要說得盡善仁不是徒
寬夫討有罪五刑五用亦仁也敬不是徒順責難於君陳善
閉邪亦敬也慈不是徒愛家有嚴君愛而勞之亦慈也孝不
是徒守善繼其志善述其事亦孝也信不是徒執惟義所在
行不必果亦信也晦庵子云學者徒得五者之名而不得其
所以名則仁為姑息敬為阿諛孝為陷父慈為敗子而信為
尾生白公矣可謂之止至善哉
詩云瞻彼 節

此條引詩晦庵子以為明明德止至善時文止依他說學問
自脩是求止至善之功恂慤威儀是得止至善之驗此雖釋
武公之詩却不就武公說乃汎說大學之君子也○看來道
學自脩一學字便已了畢講習討論之訓不知其何謂也如
學而時習之學有緝熙於光明此等之學豈止於講習討論
耶蓋學是學存此天理切而復曉者在人欲上切磋出天理
來也自脩則就此天理有太過不及未能恰好者又脩之以
協於中是乃現中更求致致至當處便是琢之而復磨也若
以知行分貼作兩項是豈聖門合一之學哉○恂慤是誠敬
之自然者戰懼二字亦似着力了威儀即恂慤之發見於外
者盛德至善不是兩件此德之盛為善之至也民之東魯好
是懿德故自不能忘○此處不忘是不忘於當時下文不忘
是懿德故自不能忘○此處不忘是不忘於當時下文不忘

詩云於戲前王 節

此條引詩晦庵子以為新民止至善時文且依他說文王武
王之新民就親賢樂利上見得賢是文謨武烈故佑後人也
親是創業垂統覆育後人也樂是立綱陳紀使人各安其分
也利是分田制里使人各遂其生也後世之君子小人賢其
賢而親其親樂其樂而利其利可見其新民止至善矣向使
未止于至善即當時已有忘之者况後世乎○此詩有曰無
競惟人不顯惟德武公詩有曰溫溫恭人維德之基夫親賢
樂利要皆一德之所為者而盛德至善則又溫溫之所基也
試看今之人溫和謹厚者告之以善則惟德之行強狠乖戾

者告之以善則覆譴戒備善之至與不至顧其基之有無何
如耳凡曰止者必有其基也欲止至善之君子其先以溫溫
此傳釋止至善學是格物致知之事自脩是誠意正心之事
恂慤威儀是身脩之事親賢樂利是家齊國治天下平之事
八條目盡在此○愚意更見二卷即陽明子止於至善以親
民而明其明德之謂也若謂明德親民可以析而為兩項則
皆八人一體之學故

子曰聽訟吾猶 章

愚意詳見二卷晦庵子以此為釋本末時文且依他說聽訟
句輕只重使無訟句無情者不得盡其辭是無訟大畏民志
是使字意○無情者不得盡其辭是私下自然無訟大畏民
志就聖人之明德有以懾服民心說訟不待聽而自無意訟
在此句之下○山有虎豹而狐狸不敢畫號川有蛟龍而鯢
鱔不敢夜舞況有聖人之大可畏者在而民敢為訟乎○孔
子為司寇時有父子訟者同從執之三月不別季孫欲殺之
以教民孝孔子曰是殺不辜也夫民陳道德以先服之而猶
不可尚賢以勸之又不可即廢之又不可然後以威憚之若
是三年而百姓正矣乃赦其獄父子如故所謂使民無訟者
非聖人其孰能之乎○聖人不常有訟亦焉能絕無為吾民
者只自家警悟便是儻或不遵禮法逞忿爭強動輒與人構
訟此就求勝於彼彼亦求勝於此究連禍結以至破家蕩產
身死刑獄何益之有耶